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文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论 文 艺

(征求意见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北京

出版说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读者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需要，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文艺阵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委托，由文学专业的七〇级工农兵学员和教员在教育革命实践中，编选了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并对各篇加上了简要的题解和比较详细的注释。

出版马列主义经典文艺理论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因此，在正式出版这本书以前，我们先印行少量“征求意见本”，以便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们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就本书的选目、题解、注释等提出意见和批评。

北京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4年12月

目 录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摘录)	1
恩格斯 大陆上的运动	4
马克思 恩格斯 神圣家族(摘录)	7
恩格斯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摘录)	21
恩格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26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摘录)	40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录)	47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录)	51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54
恩格斯 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62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摘录)	70
马克思 致斐·拉萨尔(1861年7月22日)(摘录)	73
恩格斯 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摘录)	75
恩格斯 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	81
恩格斯 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88
恩格斯 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94
恩格斯 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摘录)	99
列 宁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104
列 宁 给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	112

列 宁	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18
列 宁	列·尼·托尔斯泰	126
列 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133
列 宁	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37
列 宁	“保留”的英雄们	139
列 宁	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47
列 宁	纪念赫尔岑	153
列 宁	欧仁·鲍狄埃	164
列 宁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摘录)	168
列 宁	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4年6月5日)	176
列 宁	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	178
列 宁	青年团的任务(摘录)	183
列 宁	论无产阶级文化	187
斯大林	给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的信 (1924年7月15日)	190
斯大林	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摘录)	195
斯大林	致费里克斯·康同志(1929年7月9日)(摘录)	198
斯大林	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17日)	200
斯大林	致杰米杨·别德内依同志(1930年12月12日)	205
斯大林	致苏联电影管理局舒米亚茨基同志	212
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摘录)	214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摘录)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①就被基督教^②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③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

*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党纲，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正式发表。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完整地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思想。因此，《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这里摘录的是第二章中论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共产主义革命必须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部分。这里所表述的这个重要思想，是无产阶级进行文化革命，包括文艺革命的理论根据。

里^④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⑤，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272页）

注 释

① 古代的各种宗教指产生在基督教出现以前的早期的各种宗教信仰。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早在原始社会，宗教就已产生，各个民族都有各自信奉的神。到了罗

马帝国时代，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罗马帝国领土的扩张，古代宗教，如旧有的多神教和各个民族神，就被基督教所代替了。

②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后来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欺骗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公元四世纪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就变成了奴隶主的宗教。在中世纪，基督教充当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十六世纪以后，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又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宗教，为资产阶级所利用。十八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中一些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先进的思想家才开始以非宗教的面貌出现，反对封建制度，也反对一般宗教。这个事实表明，“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③ 欧洲资产阶级在十七、十八世纪进行过所谓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如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他们要求建立符合“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恩格斯：《反杜林论》）。

④ “在信仰的领域里”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在知识的领域里”。

⑤ 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些形式”几个字。

恩 格 斯

大 陆 上 的 运 动*

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①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正象《总汇报》^②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③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④、欧仁·苏和查·狄更斯^⑤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善良的德国人一向以为，只有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才有贫困现象；德国则根本没有那种由高度文明和工厂工业的极度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但现在他们已经开始了解到，在他们本国也可以发现不少社会灾难。柏林的报纸承认，柏林市的“弗依格特朗特”在这

*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写于1844年1月。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由于描写了“下层等级”的贫困生活，引起了社会各方面对无产者状况的关注。他还引用《总汇报》的话，说明在欧仁·苏、查·狄更斯、乔治·桑等人的创作中，出现了比较注意描写“穷人和受轻视阶级”这样的题材变化。这篇文章表现了恩格斯早年对文学作品反映无产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关心。

方面并不亚于圣詹尔士^⑥和文明社会任何一个贱民避难所；这些报纸认为，虽然到现在为止，德国还没有过工联和罢工，但是极需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物在自己的同胞中出现。柏林大学教师蒙特博士^⑦开始公开讲授各种社会改革办法这门课程。尽管不能期望他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公正的判断，但是这些讲演一定会带来不少的好处。因此不难了解，目前在德国开展更广泛的社会鼓动该是多么好的时机，创办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会得到怎样的反应。这样的定期刊物已经在巴黎创办，名为《德法年鉴》，它的编辑卢格博士^⑧和马克思博士以及其他一些撰稿人都是德国的“共产主义学者”；支持他们的还有法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作家。要选择一个比目前更有利的时机来出版这样一种每月一期、既登法文文章又登德文文章的刊物，无疑是很困难的；就在创刊号出版以前，它的成就就已经是肯定的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595页）

注 释

① 欧仁·苏(1804—1857)，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巴黎的秘密》写于1842—1843年，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用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描写了巴黎的“下层社会”，如小偷、骗子、流氓、地痞等的道德败坏，鼓吹社会改良思想。马克思曾指出他是一个“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但他在小说中也反映了一些贫民的困苦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批判。

② 《总汇报》是德国的一家反动日报，于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

③ 《泰晤士报》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报纸，1785年创刊于伦敦。

④ 乔治·桑(1804—1876)，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女作家，写过许多部小说。她在十九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写的作品，曾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主要作品有《安迪婀娜》、《周游法兰西的旅伴》、《安东纳先生的罪恶》、《安吉堡磨坊主》等。

⑤ 查·狄更斯(1812—1870),英国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描写了一些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下层群众,如小市民、贫民、孤儿、工人等,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但是,他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鼓吹改良主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主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马丁·朱述尔维特》、《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代》等。

⑥ 弗依格特朗特是柏林的工人区。圣詹尔士是伦敦的贫民区。

⑦ 泰奥多尔·蒙特(1808—1861),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曾写过小说,后来是德国布累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授。

⑧ 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1843年在巴黎认识马克思,并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卢格在哲学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实质上是一个德国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哲学家。因马克思和他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原则分歧,《德法年鉴》仅在1844年2月出过一期合刊,就停刊了。卢格后来为德国反动头子俾斯麦效劳,成了民族自由主义分子。

马克思 恩格斯

神圣家族* (摘录)

使鲁道夫^①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道学家们就是这样的——傅立叶^②说。要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行动上的软弱无力”^③。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失败。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是**神学道德**的代表。我们已经详

* 本书全名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写于1844年9—11月，发表于1845年2月。他们在这部著作中，对以鲍威尔兄弟、施里加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及其轻视群众、反对革命斗争、鼓吹只有杰出人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反动的英雄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鲍威尔一伙取的绰号，“批判的批判”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讽刺称呼。这部著作的第五章和第八章专门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和施里加对它的评论进行了分析批判，是由马克思执笔的。这里摘录的是第八章中的第八节，马克思通过对小说主人公鲁道夫的性格和行为的分析，指出作者所歌颂的这个用“劝善惩恶”的道德感化来拯救人类的“天使”“鲁道夫”的整个性格完全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伪善，实际上，他充满狂热的复仇心和嗜血的欲望，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样就揭露了欧仁·苏在小说中宣扬阶级调和和用道德感化来改良社会，以及施里加吹捧这种社会改良思想的全部虚伪性和反动性。

细考察了鲁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执**观念(诸如“慈善事业”、“无比忠顺”、“克己”、“忏悔”、“善与恶”、“赏与罚”、“可怕的惩治”、“隐遁”、“拯救灵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也表明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滑稽戏而已。现在我们只要再分析一下鲁道夫这个“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或被揭露了的“纯批判”的秘密的**个人性格**就够了。

还在我们这位批判的海格立斯^④的少年时代,“善”与“恶”的对立就已经以两个化身——鲁道夫的两位教师**穆尔弗**和**波利多里**——出现在他的面前。前者教他行善,而且本人是“善人”。后者教他作恶,而且本人是“恶人”。为了使这种构思在平庸方面不逊于其他伦理小说的类似构思,“善人”穆尔弗必须被描写为不太“有学问”、“在智能方面”不“特别突出”的人。可是他**诚实、单纯、沉默寡言**,常常以高贵的姿态,用**可耻、下流**之类的字眼来痛斥邪恶的事情,对**卑鄙下贱**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可以说他是诚实地把善和真的旋律变成了各种音调的平均化的东西,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音符^⑤**。

相反地,**波利多里**却是一个聪明绝顶、学识渊博、教养有素的奇材,但同时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并且满脑子都是“**最可怕的怀疑论**”,作为年轻的虔诚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欧仁·苏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欧仁·苏和他的主人公的精力和教养,可以根据**怀疑论**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这一点来加以判断。

施里加^⑥先生说:“穆尔弗同时就意味着1月13日^⑦的永世难忘的罪过和通过无比爱戴鲁道夫这个人物并为他作自我牺牲来永远贖补这个罪过。”

就跟鲁道夫是全世界的 *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

的神^⑧和耶稣基督一样，穆尔弗也是鲁道夫个人的 *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和耶稣基督。

“鲁道夫和拯救人类、鲁道夫和实现人类本质的完美，这对于穆尔弗来说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献身于这个统一的整体不是出于那种愚蠢如狗的奴隶般的忠顺，而是有充分的自觉和自主的。”

可见，穆尔弗是一个文明的、自觉的、自主的奴隶。象公爵的每个奴仆一样，他把自己的主人看做人类的救主。格劳恩^⑨奉承穆尔弗，称他为“勇敢无畏的护从”。鲁道夫自己称他为仆人的模范，而他也确实是个模范的仆人。欧仁·苏告诉我们，他 *tête-à-tête*〔私下〕总是严格不苟地称鲁道夫为“殿下”。有旁人在场时，为了保守匿名微行的秘密，他口里虽然叫“先生”，但心中还是称“殿下”。

“穆尔弗揭开了秘密的秘幕，但这只是为了鲁道夫。他帮助了摧毁秘密本身的实力的工作。”

关于把穆尔弗跟最简单的人世关系隔绝开来的秘幕之严密，可以从他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中得出一个印象。穆尔弗以必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法定自卫权为由，得出结论说，鲁道夫有权以秘密刑法官的身分来弄瞎绑得紧紧的和“赤手空拳的”“校长”。他描述鲁道夫将怎样在法庭面前陈述自己的“高尚”行为，将以怎样华丽的词句来炫耀自己，将怎样吐露自己的伟大心思；这种种描述，说明他够得上做一个刚刚读完席勒^⑩的《强盗》的文科中学生。穆尔弗让世界来解决的唯一秘密，就是这个问题：他在扮演运煤工人的角色时用什么东西涂在自己脸上，是用煤灰呢，还是用黑颜料。^⑪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九节）“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保罗达罗马人书》第二章第九一十节）

鲁道夫自己把自己当做这种天使。他降临人世，以便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奖赏善人，惩罚恶人。善恶的观念在他那虚弱的头脑中铭刻极深，以至于他竟相信真有魔鬼，并且象昔日波恩的扎克^⑩教授那样，竟想活捉恶魔。相反地，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把魔与神的对立以缩图的形式复制出来。他爱“起一些天命的作用”。正象在现实中一切差别日益汇合为贫富之间的差别一样，在观念中一切贵族的差别也在变成善恶之间的对立。这种差别是贵族给自己的偏见所赋予的最后形式。鲁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善人”。

鲁道夫先生的行善和挥霍就跟《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利发^⑪一模一样。如果他不象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根据欧仁·苏先生本人的描写，鲁道夫要是没有一个法国侯爵的庇护因而免于被迫退位，那末他已经属于那些沦为附庸的德国公爵^⑫之列了。根据这个事实就可以判断他那个公国的大小。其次，鲁道夫对他自身的地位的估价批判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这个小小的德国诸侯，竟认为在巴黎必须半匿名微行，以免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他有意随身携带一名宰相同行，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宰相为他代表“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好象一个小小的诸侯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镜子以外，还需要第三个什么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的代表似的。鲁道夫也影响了自己的从人们，使他们同样批判地不了解自己的

作用和意义。例如，仆从**穆尔弗**和公使**格劳恩**就没有发觉，巴黎代办**巴第诺**^①先生怎样嘲弄他们，假装把他们的私人委托看做国家大事，并且讥讽地信口开河，大谈其

“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之间可能存在的玄妙关系”。“是的”——鲁道夫的公使报告说，——“有时他竟厚颜无耻地对我说：‘在管理国家的事业中有多少为人民所不知道的错综复杂的纠葛呵！没有人会说，男爵先生，我呈交给您的报告书对于**欧洲事务**的进程有影响，可是事实的确如此。’”

公使和穆尔弗认为厚颜无耻的事不是有人期望他们去影响欧洲事务，而是巴第诺把自己的卑贱职业理想化到这种程度。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鲁道夫**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场面。鲁道夫告诉穆尔弗说，他“现在突然间感到很骄傲和快乐”。可是马上他又发起脾气来了，因为穆尔弗不想回答他一个问题。他对穆尔弗喊道：“我命令你说话！”穆尔弗请求他不要命令。鲁道夫对他说：“我不喜欢沉默无言。”他不能自制，竟然有失身分地说起粗话来。他提醒穆尔弗说，对于他的一切效劳他都是有**报酬**的。一直到穆尔弗提醒他1月13日那件事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在这场风波以后，穆尔弗的奴才本性又显露了出来，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才让自己忘其所以的。他揪自己的“头发”，不过幸好他没有头发；他感到心灰意懒，因为他曾一度对自己那位显贵的老爷表现得有些粗野，而这位老爷是把他称为“仆人的模范”，称为“我的善良、老成、忠实的穆尔弗”的。

鲁道夫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他随后又重复他那固执的“善”“恶”观念，并且宣扬他在行善中所做出的成绩。他把施舍和怜悯称为**他那**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纯

洁而虔诚的慰藉。对于被唾弃的卑贱的众生滥加施舍和怜悯，据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离经叛道的**亵渎圣物**的行为。道理很清楚，怜悯和施舍是**他的**心灵的慰藉，因此玷污它们就是亵渎圣物。这就等于“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凡有所施，均应感化人们信仰上帝”。对被唾弃者加以施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呵！

鲁道夫认为自己的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因此，他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和评价。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场面中，狂人对穆尔弗发了一阵脾气，但他却聊以自慰地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玛丽花的遭遇使他感到很伤心。“我伤心到流出了眼泪，可是人们还责备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无动于中！”他这样证明了自己固有的**善良**以后，就对“邪恶”、对玛丽的无人知晓的母亲**的恶行**痛斥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对穆尔弗说：“你知道，我非常重视某种复仇行为，非常珍贵某种痛苦。”同时他还扮出一副**恶魔的怪相**，吓得这个忠实的奴仆大声惊叫起来：“唉哟，殿下！”这位显贵的老爷很象“**青年英国**”^⑩社的活动家，他们也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绩，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

关于鲁道夫进行的种种猎奇和他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们首先可以在他那**热中于猎奇的天性**中找到缘由。他喜爱“风流韵事、消遣、猎奇、乔装”；他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他感到“需要生气蓬勃的、火热的激情”；他“热烈地渴求强烈的**神经激动**”。

他这些天生的癖性，在他那想起**天命的作用**和想按照自己的固执的幻想来改革世界的渴望中获得了支持。

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